

## 第一章 精神分析創始者佛洛伊德與作者京極夏彥

### 第一節 佛洛伊德其人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為塞爾維亞籍的奧地利人，兼具傑出的心理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科學家等頭銜，最初潛心研究臨床神經醫學與神經生理學，而後走入更高層次的心理學之探討，以其獨特的理論及技術建立起聲名遠播的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學毀譽各半，批評它的人說他無法以科學客觀的立場來自圓其說，且其治療的成效也沒有辦法以客觀的準則下評斷；此外傳統精神分析治療的對象往往需要嚴格調選，且費時長久、收費昂貴，因此也經常被批評為是給予金字塔尖端的少數人之心理治療法，難以應用於市井小民身上，非常不切實際。然而我們不可否認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已根深蒂固於當今社會，例如佛氏的三我〈自我、本我、超我〉理論、潛意識理論、夢的解析以及諸多關於神經症的學說等等，不都被現代人們時常掛在嘴邊嗎？而且其身為一個獨特的人類行為學說、獨特的治療方法以及心理學研究方法，不僅僅影響心理學本身，也遍及與心理學有關的哲學、教育學以及醫學，更繼續滲透至文學、藝術、宗教、政治、法律等其他領域，所以我們要了解如此偉大的一門學說，必須先了解其創始者—佛洛伊德開始。

根據高宣揚的觀點，佛洛伊德的一生可劃分為五個時期：

一、成長時期：從 1856 年到 1882 年間，佛洛伊德從奧地利的摩拉維亞屬地上的一個猶太家庭出生以後，逐漸成長為具有堅強性格和堅實知識基礎的青年。他的心靈深處，已經埋下了一顆只待時機成熟便可蓬勃發展的科學胚種。

二、創立精神分析學時期：從 1882 年到 1910 年，佛洛伊德通過自己的醫學實踐和科學研究，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較為完備的精神分析學。

三、精神分析學的發展時期：從 1910 年到 1920 年，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瀰漫歐洲上空的時候，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在歐美獲得了發展。佛洛伊德成為了國際知名的第一流心理學家。

四、精神分析學開始向外滲透的時期：從 20 年代起，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學超出了心理學範圍，滲透到文學、哲學、教育學、宗教等領域。這是以後幾十年內精神分析學更廣泛地向其他科學部門和社會生活領域滲透的先兆。

五、晚年時期：當佛洛伊德已驚人的成就跨入 30 年代的時候，他的致命下顎癌已到了晚期。同時，希特勒納粹黨的登台又給佛洛伊德的晚年生活投下了陰影。<sup>1</sup>

1856 年 5 月 6 日，佛洛伊德出生於莫拉維亞的弗萊堡〈Freiberg in Moravia, 當時為奧地利屬地〉，父母親皆為猶太人。<sup>2</sup>佛氏的父親名為雅可布·佛洛伊德〈Jakob Freud, 1815-1896〉，據稱是一位像狄更斯的小說《大衛·柯柏費爾特》中的人物米考伯一般，樂天知足、始終對未來充滿著希望與期待的猶太商人。雅可布·佛洛伊德雖然經商，卻沒有一般商人的堅酸刻薄、汲汲營營的氣息，總是帶著一顆單純、誠實、善良的心看待週遭的人事物。<sup>3</sup>而雅可布·佛洛伊德的性格似乎完全「影印」在佛氏的身上。撰寫佛氏傳記的鍾斯曾向佛氏的女兒安娜詢問：「什麼是佛洛伊德最突出的性格？」，此時安娜絲毫沒有一點疑慮地回答道：「他的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單純。<sup>4</sup>」，然而佛氏與其父親所共有的單純性格可追溯到他們的生活背景。貧寒困苦的家境使他們以及他們的祖先必須過著流浪的生活，時常還必須需忍受外界帶來的另眼相待以及壓力和侮辱。在這種生活模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對高尚的、富裕的、貴氣的上流社會產生抗拒感，更摒棄那些虛偽的繁文縟節。佛氏的母親名為艾美麗·納坦松〈Amalie Nathansohn, 1835-1930〉，是一位聰明賢慧且極具個人魅力的女性。艾美麗·納坦松給予佛氏較深遠的影響，不僅僅是因為她給予了佛氏較多的關懷，更因為佛氏的父親在 1896 年時辭世，而艾美麗·納坦松則陪伴在佛氏的身邊直到 1930 年。佛氏曾說：「母親在同兒子的關係中總是給予無限的滿足；這是最完全、最徹底地擺脫了人類的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種關係。」以及「一個為母親所特別鍾愛的孩子，一生都有身

<sup>1</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ii

<sup>2</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8

<sup>3</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4

<sup>4</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87

為征服者的感覺；由於這種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導致真正的成功。<sup>5</sup>」，透過佛氏的自述我們即可明顯的感受到艾美麗·納坦松帶給佛氏的關愛對於佛氏而言是多麼地強烈與深刻，甚至影響佛氏之後的想法、觀念以及學說。

佛洛伊德四歲時，舉家遷居維也納，並在那兒定居至 1938 年。<sup>6</sup>維也納是歐洲文化重鎮，十九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是處於「文藝復興時期」，來自各個民族、各個地域的學者們在音樂、哲學、文學、數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上屢屢獲得創新與突破。維也納的深厚的文化傳統，提供佛氏的精神分析學一塊肥沃的土壤，使得佛氏能立足於這塊土地上細心灌溉與栽培他的科學創見以及偉大學說。<sup>7</sup>但是維也納對於流著猶太人血液的佛氏來說，卻也是塊充滿著抗拒感的土地。在過去，猶太人曾經被驅離維也納三次，例如暴力與封建的哈布斯堡王朝對境內少數民族進行血腥的鎮壓，而住在首都維也納的猶太人則首當其衝，被迫遠離這塊土地，因此維也納本質上就是一塊潛藏著排斥異民族、反猶太人的意識的地域。在佛氏十、十二歲的時候，曾聽父親對他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星期六，我在你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講究，頭上還戴一頂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頓，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並且喊道：『猶太鬼！滾出人行道！』。」而佛氏隨即問他父親對此狀況如何反應，沒想到父親給了他一個很沉重的答覆：「我走到馬路上，並撿起我的帽子。」佛氏聽到後大為失望，沒想到高大健壯的父親竟會如此沒骨氣，而佛氏也在這時萌生了即便在困境之中也不可失去鬥爭精神的意志。<sup>8</sup>此外佛氏也在自傳中提及，當佛氏於 1873 年剛進大學時，發現他擁有猶太人身分而感到極大的失望，週遭的同學們都期望佛氏感到自卑，或感到自己是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外國人。<sup>9</sup>佛氏在他的自傳中特別強調猶太裔的身分，此一血統帶給他莫大的影響，不僅僅是猶太人的語言、想法以及生活方式，更是因為散居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們在漫長的人生中所受到的侮辱和

<sup>5</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10

<sup>6</sup> 楊庸一著，《心理分析之父—佛洛伊德》，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p. 40

<sup>7</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14

<sup>8</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16

<sup>9</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9

歧視。但佛氏不因此感到自卑、羞愧乃至於自暴自棄，他將這些對待轉化為無形的強大的精神力量，激勵著他專心致力於人類精神活動的科學分析事業。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書中的一席話，具體印證了此一觀點：「打從童年，他便斷然表現出知性的獨立、克制的憤怒、肢體的勇敢和身為猶太人的自重，這些東西構成了佛洛伊德個性中一種高度個人化、堅不可摧的混和特質。<sup>10</sup>」。

1865年，佛洛伊德進入在德國與奧地利被稱為 Gymnasium 的高等學校就讀直到 1873 年為止，在校期間連續七年皆名列前茅，因此得以優秀的成績保送進入維也納大學。中學時期的佛氏具有強烈的求知欲，不滿足於侷限在一個小範圍內的課本，他利用課本為探索的契機，去探究課文之外的各種事物與問題。十九世紀時，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及其相關書籍在德與地區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潮，進化論不但是校園學子們的討論話題，也深深地吸引著佛氏；此外，畢業前夕於卡爾·布魯爾教授〈Prof. Carl Brühl〉的課堂上，聽他朗誦著哥德讚賞大自然的優美散文，這兩者皆造就了佛氏下定決心成為一位醫科學生。<sup>11</sup>佛氏進入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就讀期間，動物學教授克勞斯〈zoology professor Carl Claus, 1835-1899〉與生物學教授布律克〈Ernst W. Brücke〉給予佛氏在學習過程中相當大的影響。其中布律克於 1874 年發表《生理學講義》一書，書中的導言提到生理學即有機體本身的科學，有機體為無生命但能活動的物體，與機器的區別在於其同化能力，這種力量為整個物質世界所共有。原子系統是通過「力」而作用的，且力的總合在每一個獨立的體系中始終保持固定、始終受能量守恆定律的影響。而這種力的類型有機械力、電力、磁力、光與熱等等，最終我們可以把它整合為兩種力，即吸引力以及排斥力。這些力的作用同樣適用於身為有機體的人。<sup>12</sup>這一段話深深影響著佛氏的思想觀點，直至 1926 年佛氏談論精神分析學的動力學內容時也提到力相互支持或相互阻止，相互聯繫或相互協調等等，這不正與布律克提到的觀點相互輝映嗎？

<sup>10</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p. 11

<sup>11</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8

<sup>12</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38

1876 年到 1882 年這六年的時間，佛洛伊德進入布律克的生理學實驗室成為研究生，主要研究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且順利地提出相關論文，並於 1881 年取得學位。1882 年對於佛氏來說是一個生命中的重大轉戾點，由於經濟的困難以及恩師的勸告，佛氏離開了生理實驗室，而進入維也納總醫院成為專職醫師。<sup>13</sup>在維也納總醫院的三年工作期間，佛氏雖然輾轉調過許多部門，但他主要的目光還是放在神經系統的疾病上。

1885 年，佛洛伊德因其在神經系統組織與臨床方面的經驗及研究成果而受聘擔任維也納大學神經學講師，之後由布律克教授推薦而得到一項獎學金的資助得以前往巴黎師事神經病學專家沙考〈J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學習病理治療。人們在過去將歇斯底里症〈hysteria〉當作是一種「偽裝」或「擬態」，甚至有人說它是一種特殊的「想像」或「假想」，許多醫生不願正視它，而將歇斯底里症看做婦女病〈歇斯底里一詞的詞根即 Hysteron，也就是「子宮」〉，是一種由於「子宮的倒錯」或陰蒂的病徵所引起的一種症狀。<sup>14</sup>而沙考的卓越貢獻就在於確定歇斯底里症為神經系統的疾病，並且使用一般人認為是一種舞台娛樂的催眠術〈hypnosis〉應用在治療歇斯底里症上，證明這長久以來被人們誤解的疾病事實上源於精神上的病症。沙考願意抱持著正面且嚴肅的態度看待病人們的怪誕行徑；絕對支持實踐性的臨床經驗比起理論更為重要，他表示「理論是非常好的，但並不能杜絕事實的存在」<sup>15</sup>，這兩種觀念都帶給佛氏深遠的影響。此外沙考對於佛氏的思想發展還有另外三方面的影響：其一，透過催眠術的應用佛氏發現人類的意識背後，還深藏著另一種強而有力的心智過程，即潛意識。後來佛氏發掘、分析這種潛意識，最後成就他精神分析學整個科學體系的確立；其二，使用催眠術很可能導致病人對醫生產生依戀的副作用，這種依戀之情有時是孝順、有時是母愛、有時更甚至是性愛；其三，佛氏曾聽見沙考說「在這種病例中，關鍵性必然在於生殖器—必然，必然，必然！」，此一言論引發佛氏直接聯想到性與精神

<sup>13</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10

<sup>14</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86

<sup>15</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p. 17

官能症之間必然有某種關聯。<sup>16</sup>

自巴黎歸來後，佛洛伊德因經濟因素的窘迫，加上他想早日完成與妻子瑪莎的婚事，便決心於維也納開業行醫。另一方面，佛氏受指定要將在巴黎的所見所聞以及學習結果向維也納醫學會〈Gesellschaft der Aerzte〉報告。但是佛氏的報告結果得到相當不良的反應，當時醫學界的權威—例如醫學會主席班伯格〈Bamberger〉醫生等人，對佛氏的報告心得難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一位老外科醫生不耐煩地向佛氏嘲諷道：「老天！親愛的佛洛伊德先生，你怎麼會講這樣無聊的話？Hysteria 的意思是子宮，那麼一個大男人怎麼會是 Hysterical〈歇斯底里症〉的呢？」<sup>17</sup>，而後佛氏雖然找到一個歇斯底里性半知覺不能〈Hysterical hemi-anesthesia〉的男病人證實自己的言論，但是那些權威們對這種革命性的學說嗤之以鼻，不久就將佛氏逐出大腦解剖實驗室的大門，同時不允許佛氏發表任何論文，因此佛氏終其一生未與維也納醫學會有任何瓜葛。

佛氏於 1886 年結婚，婚後的九年之間，佛氏與妻子瑪莎·柏內斯〈Martha Bernays〉就多了六位新的家庭成員。最小的女兒名叫安娜，後來成為佛氏其人及其學說的闡釋者，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兒童精神治療的專家。對於佛氏來說，瑪莎是一位稱職的家庭主婦，但卻不是一位能夠相互討論專門學說、相互探討諸多心理精神問題的知性伴侶，而後者的角色則是由佛氏的妹妹敏娜所扮演，甚至還有傳聞說佛氏與敏娜曾有過一斷私情，<sup>18</sup>不過純粹是空穴來風，未經證實的謠言。

1888 年，佛洛伊德與維也納知名外科醫生布勞爾〈Dr. Josef Breuer, 1842-1925〉共同研究一名化名為「歐安娜」〈Anna O〉的女性歇斯底里症患者。歐安娜是布勞爾首創的滌清法〈catharsis〉的第一位受益者，其臨床症狀錯綜複雜，包括有：局部麻痺、視覺障礙、幻覺、語言障礙、多重人格等等。在一次偶然的觀察之中，布勞爾發現如果這位病患能正常的使用言語表達出症狀發作時她

<sup>16</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p. 17

<sup>17</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 年，p. 15

<sup>18</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p. 18

腦中產生的幻想以及妄想，就有機會解除她意識錯亂的狀態。於是布勞爾創造了另一種全新的治療方法，他將病患催眠至很深的程度，然後引導患者說出究竟是哪些事物壓迫著自己的心靈。而治療發現，歐安娜的每一種症狀大都與照料她那罹患絕症的父親有關。引導患者用言語表達自己幻覺的方法，布勞爾稱之為「談話治療法」或「煙霧掃除法」，而後更簡稱為「滌清法」或「淨化法」，使用這種治療方法時，病患往往失去自制能力，恢復了受到多種壓迫的、難以在正常狀態中表現出來的原始意識狀態。<sup>19</sup>但是佛氏並不滿足於布勞爾的研究成果，他進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隱含的問題，揭露出催眠療法的使用範圍以及催眠療法與人類內在精神之間的關係。佛氏曾在自傳中提到他對催眠療法的認識過程：「在這個病例的催眠治療的過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澀曖昧的幃幕掛在那裡，而布勞爾則一直沒有把它揭開過。我想不通，為什麼布勞爾不肯為科學進一步盡力，而把那些在我看來極有價值的發現瞞著我那麼長時間。不僅如此，問題還在於布勞爾在一個病例上所發現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廣之，普遍地應用到別的病人身上？在我看來，布勞爾的這些發現，既然具有那樣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個病例上應驗過，我就不相信它對別的歇斯底里病人無效。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經驗。於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嘗試應用布勞爾的方法，結果，尤其是1889年我拜訪柏寧之後，我才曉得催眠術暗示作用效果有限，從此我在也不用它了。<sup>20</sup>」佛氏經過自己的實踐治療、研究以及反覆的比較後，發現了催眠術暗示作用的侷限：一、它無法百發百中的將病人催眠成功。二、他無法把一個病人催眠到期望的深度。

1895年，佛洛伊德與布勞爾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出版，奠立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论基礎。但是日後佛氏與布勞爾的合作關係產生了裂痕，主要因為佛氏透過《歇斯底里研究》獲得了性因素在神經質的病因當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此一結論，且佛氏表明：「由此，我開始有一個傾向，認定神經

<sup>19</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93

<sup>20</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年，p. 22

機能病毫無例外的都是一種性機能障礙，而所謂的『實際神經質』〈Actual neurosis〉即是這種障礙的直接而具毒性的表徵，『心理性神經質』〈Psycho neurosis〉則是這類障礙的心智表徵。<sup>21</sup>」，佛氏曾在好幾個不同的醫學會中發表他研究這方面成果的論文，但所得到的反應只是懷疑與反對，而布勞爾起初雖然盡心盡力地以他個人的影響力支持著佛氏，但不久也站在反對的立場上。儘管佛氏與布勞爾因觀念與想法不合而分道揚鑣，但佛氏重新審視精神分析學的歷史時，仍舊從布勞爾的催眠療法以及滌清法開始述說。精神分析學其意義包含有探究未知心靈機轉的程序、在此探究基礎上找尋精神混亂的治療方法、以前兩項為研究的基石，使精神分析學在科學訓練領域中得以展露頭角。而佛氏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中，逐漸由催眠、催眠搭配滌清法以及集中注意法〈concentration〉慢慢地演變至使用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這種新方法可謂精神分析學的里程碑，使佛氏能在前人尚未發掘的潛意識領域當中自由自在地探索，因此時常獲得嶄新的理論與突破。我們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當中可以看到佛氏對自由聯想法的描述：「使用此種方法，牽涉到病人的一些心理準備。我們的目的，主要著重在讓病人產生二種改變：首先，讓病人增加對自己心理的了解；再者，消除病人對某些思想〈指在病人正常時，常會避免的思想。〉的批評。為了讓病人能集中注意於自我觀察，最好讓他們躺在舒適的長椅上，且閉上眼睛，使自己完全放鬆。同時，必須讓病人了解，他們毫無隱諱的將自己的真正想法，清楚敘述出來。精神分析治療的得以成功，也就依靠病人將所有進入自己腦中的思想感受——不管它們看起來是否重要或是對題——完全表達。<sup>22</sup>」。

《歇斯底里研究》問世後，佛洛伊德仍舊不斷地自問：病態的心理現象是如何產生的？透過催眠療法，纏繞在人類身上的諸多內外事物與生活細節，又是經過什麼樣的反應過程而逐漸恢復其原貌？佛氏不斷地觀察病患，將所獲得的臨床經驗與自我分析和夢的解析相結合，他慢慢地了解到：每一件被遺忘的事情，

<sup>21</sup> 佛洛伊德著，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志文出版社，1972年，p. 27

<sup>22</sup> 楊庸一著，《心理分析之父—佛洛伊德》，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p. 113



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該病人的人格標準來衡量，那麼，這些事情就包含著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為羞恥的觀念。由於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為恥的觀念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所以它會被遺忘，或者說使它不能在意識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識界，就必須先克服某些內在的阻力。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要是病情而定，並和試圖回憶的事情的難易度成正比。在這過程中，醫生所需耗費的功力，顯然就代表病人的內在心理的阻力。<sup>23</sup>此一發現奠定了佛氏「抑制學說」的基礎，也象徵著精神分析法的誕生，根據此一學說的理論，精神治療的終極目標不再是試圖將那些有著病態病症的病患們從妄想、虛幻、飄邈的世界之中，引導他們走向正常的路；取而代之地，是揭開那些被壓抑、深埋在潛意識深處的衝動的真相。因此，佛氏不再稱它的治療方法為滌清法，而稱之為「精神分析法」。1898年，佛氏曾於維也納醫師委員會中發表一篇題為「精神官能症根苗—性慾」的論文，當中說明精神分析法的應用方式、治療方法以及其成效，此為也希望藉此機會向他們表達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性慾生活是相當重要的研究範疇。此論文提出了兩項重點，其一是首度向醫學界發表幼兒性慾論，同時譴責當時醫學界忽視這個研究問題；其二是提倡歇斯底里症的病因是潛意識某種意思的壓抑，且此壓抑與性慾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雖然第一項論點受肯定，但第二項論點則遭致醫界的冷嘲熱諷。在早期對於歇斯底里的研究當中，佛氏不斷地深入探討、了解病患的病史時，他發現導致病患發病的創傷經驗大部分都與早期性經驗有關，因此佛氏開始研究調查這些發生在青春期以前或是幼年時期時的早期性經驗，透過多年的努力以及臨床經驗所獲得的資料顯示佛氏的假設為正確的。之後佛氏漸漸地將注意力轉移至隱藏在精神生活背後的潛意識上，且發現許許多多「夢」與潛意識活動的密切關係，導致這一發現的關鍵有兩點，幼童生活經驗在夢中的重現以及病因在夢中的顯露。佛氏透過此一發現了解研究、分析夢的現象對於探索潛意識的意義極為重要，在佛氏的觀念當中，夢既然是潛意識心理現象的自我表演，那麼夢的內容就必然包含那些早已被遺忘了的童年經歷及導

---

<sup>23</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105

致神經病患者發作症狀的心理性病源，如此一來，研究夢的現象就成為了治療精神病和探索潛意識活動規律的天然窗戶。<sup>24</sup>

1900年《夢的解析》出版，說明「夢是願望的達成」〈a dream is the fulfillment of a wish〉。《夢的解析》可說是佛洛伊德最偉大的成就，也是其本人自認為在他著作當中最具意義的作品之一，雖然這本書後來甚至被列為十六本改變歷史的鉅著之中，但在出版當時卻備受冷落。完成《夢的解析》之後，佛氏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常態心理上，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心理現象，發現人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如同身在夢中一般，經常發生潛意識的干擾性活動。於是佛氏於1904年發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探究一般人常見的專有名詞遺忘、外國字遺忘、一般名詞與字序的遺忘、童年記憶與遮蔽性記憶、語誤、筆誤、「印象」及「決心」的遺忘、「誤引行為」、「症狀性行為」及「偶發行為」、「雙重錯失行為」<sup>25</sup>和其他各種錯誤行為等等現象進行分析，探討產生這些現象的心理根源，藉以挖掘背後所隱含的心理意義。1905年發表《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由《性變態》、《幼兒性慾》以及《青春期的改變》三篇文章所組成，其中探討性異常的病理、心性發展的過程、性動力理論以及性動力在人類行為中的各種表現方式等等，闡明性心理對人類心理活動的影響以及其活動規律。其中性本能在幼兒時期的階段發展理論受到當時社會人士的嚴重批評，佛氏及其學說的擁護者們被認為是淫穢不道德的代名詞，甚至各種學術機構也聯合抵制其理論。1901至1908年間，佛氏所發表的各項醫學報告、學說以及相關書籍逐漸受到重視且吸引了無數的仰慕者與擁護者。1908年這群仰慕者與擁護者們於薩爾斯堡〈Salzburg〉正是召開國際會議，成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Vienna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雖然精神分析學的相關重要著作皆以問世，然而此一學說在當時的歐陸並未受到重視，反倒英美、瑞士等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據說這是因為佛氏猶太人的身分使然。佛氏在1908

<sup>24</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113

<sup>25</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158

年訪問英國後不久，便受到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校長霍爾〈Stanley Hall, 1844-1924〉的邀請赴美講學。1909年8月21日，佛氏搭乘「喬治·華盛頓」號前往美國，在船上，佛氏偶然發現一件令他興奮的事情——他的船艙管理員手中拿著《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並認真地閱讀這本書。這件事無疑鼓舞了佛氏，看到此一情景他堅信自己將會聞名於世。<sup>26</sup>對於這次的訪美之行，佛氏在他的自傳中如此提到：「在歐洲時，我覺得處處受人輕視。到了美國，我發現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沒有對我怠慢。當我步上沃斯特克拉克大學的講壇宣講我的《精神分析五講》時，我的感覺就向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獲得實現那樣：精神分析以不再是一種幻想的產物，它已是現實中極有價值的一部分。<sup>27</sup>」，此次的美國行讓佛氏感受到自身的學說受到人們重視的溫暖，使他感到很大的鼓勵。1910至1914年間，精神分析學會經過無數次的因觀念不合而引起的爭論，佛氏也無可奈何地與布羅拉〈Eugen Bleuler, 1857-1939〉、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巒克〈Otto Rank〉、史戴克爾〈Wilhelm Stekel, 1868-1940〉等早期支持著精神分析學的跟隨者們走上決裂之途。例如，榮格曾試圖解析佛氏的夢，需要佛氏提供更多私生活上的細節加以輔助，但是佛氏卻強烈地堅持不能為榮格分析，因為此舉將會危及他的權威性。但是這樣的反應在榮格看來卻是「佛洛伊德自許為科學公正性的提倡者，卻把個人權威置於真理之上。<sup>28</sup>」，因此儘管榮格在表面上似乎一直維持著佛氏最忠誠的兒子的身分，事實上榮格心中早已埋下意見分歧的種子。此外佛氏太過執著於「性」這個名詞的影響力，甚至其精神分析學說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會員之間被批評為「泛性慾論者」〈pan-sexualism〉，因而逐漸地遭到諸多的反對。1911年到1913年，學會中的兩位重要人物阿德勒與榮格因理論上的歧見先後退出，精神分析學自此分為佛洛伊德派、榮格派、阿德勒派等三大學派。而後隨著時間的變化又有許多新學派的出現，其中以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霍尼〈Karen

<sup>26</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233

<sup>27</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 236

<sup>28</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p. 27

Horney, 1885-1962)、佛洛姆〈Erich Fromm〉以及和埃利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等人為代表的新佛洛伊德學派最為活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使得佛洛伊德診療所的病患日趨減少，戰前，從歐洲各個城市遠道而來看病的人很多，但大戰期間則寥寥無幾。因此在佛氏的一生中，這是一段最空閒的時期，他利用這段時間寫下為數眾多的論文、作品，甚至竭盡心力、絞盡腦汁地思考著各形各色的問題。佛氏「發表的文章遍及文學、法律、宗教、教育、藝術、倫理、語言學、鄉野傳說、神話學、考古學、戰爭和學童心理學」，這些文章有的才華洋溢，有的卻近乎空想妄論。佛氏還發表了更多的病史及討論臨床應用的重要論文，部分目的是為了阻止「亂分析」〈wild psychoanalysis〉之狂流。<sup>29</sup>1916至1917年，佛氏出版《精神分析導論》〈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sycho-analysis〉，對過度補償作用〈over-compensation〉、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 action〉、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投射作用〈projection〉及轉移作用〈displacement〉等心理防衛機制從事更深入且廣泛的研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唯一帶給佛氏精神上的慰藉的是精神分析學的廣泛且穩定的發展。戰爭所帶來的災難與痛苦，使精神病患者與日俱增，此外人們在精神上的空虛、苦悶與悲觀，使得人們更重視能夠挖掘、探索心靈深處奧秘的精神分析學，希望能求助於它來脫離生活上與心靈上的痛楚。為此，大戰結束後西歐各國政府、學者以及一般民眾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大增，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各國的分會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佛氏在其自傳中說到：「歐戰雖然摧毀了好多好多的社團組織，但對我們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卻毫無影響。戰後第一次集會在中立國荷蘭的海牙舉行。東主國荷蘭殷勤地接待來自中歐各國的赤貧挨餓的代表們，景況令人感動。我相信這是英、德兩國的人在戰後的廢墟上第一次圍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對於戰場精神病的觀察，終於打開了醫學界的眼界，使他們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精神病中的重要地位。」，自此之後，精神分析學深入至一般民眾的心靈，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以及生活的領域，精神分析學

<sup>29</sup> 麥可·雅各著，于而彥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p. 29

開始成為無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學、藝術、社會學、教育學、法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在滲透的過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學起了改造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部門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學的不足部分得到了發展和補充，它的不準確部分得到了糾正和改造。<sup>30</sup>

20 世紀的 20 年代是佛洛伊德的理論建設期，佛氏首先將人類的本能分為兩種，一種是致力於保存種族延續的「性的本能」，而另一種則是維持個體生存的「自我本能」。而後根據種種臨床的實踐以及資料的分析，佛氏認為人的本能「乃是一個本源，一個意向，和一個目的。這種本源是人體內的一種緊張狀態，而它的目的便是消除這種緊張。在從本源到實現它的目的的過程中，本能在心理上變成為能動的力量。因此，我們把它說成是一種向一定方向衝出的一定數量的力。」，通過對各種衝動及本源的研究，佛氏才將本能分為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sup>31</sup>1923 年，佛氏於《自我與原我》〈The Ego and The Id〉當中詳細說明了「原我」、「自我」、「超我」之間的關係以及發展過程。到了 20 年代的下半期佛氏更將目光放在宗教與社會的層面上，在《幻想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當中，佛氏將宗教信仰的普遍性歸諸於人類心靈的一種依賴需求；而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當中則認為社會的動態是人類的攻擊衝動及個體要求安全，此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sup>32</sup>1923 年佛氏被診斷出罹患下顎癌，且另一件令他悲痛萬分的悲劇又不幸地到來——他的外孫·海納勒因肺結核而夭折。佛氏因這件事遭受很大的打擊，對一切週遭的事物已不再感興趣，而導致悲傷的情緒佔滿思考空間，有一段時間甚至無法提筆寫作。佛氏晚年還遭受另一項生命的威脅——納粹德國的興起，尤其在遭到佔領的維也納，猶太人遭到計畫性的迫害。1933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更宣稱佛氏的所有著作為禁書，並在柏林燒毀。1938 年，佛氏在國際有人的幫助下離開了他生活 78 年的城市維也納，與妻女一同移居倫敦，在英國度過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年。雖然飽受

<sup>30</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280

<sup>31</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284

<sup>32</sup> 楊庸一著，《心理分析之父——佛洛伊德》，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p. 35

外在帶來的迫害與疾病帶來的痛楚，但佛氏仍然在 1939 年 9 月完成了《摩西與一神論》〈Moses and Monotheism〉，他混合了自己的兩種研究興趣，一方面對摩西人格的分析，另一方面則集中在對當時社會的探討。<sup>33</sup>1939 年 2 月，佛氏的下顎癌已發展至難以挽救的程度，雖然英國醫學界投入一切心力給予治療，並請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線專家們用放射性物質進行治療，但一切已無濟於事。<sup>34</sup>9 月 21 日，佛氏對他得醫生舒爾說：「我親愛的舒爾，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吧。你答應過我，如果我不能堅持活下去的話，你將盡力幫忙。現在我萬分痛苦，這樣繼續下去勢毫無意義的。」<sup>35</sup>，於是 9 月 22 日，舒爾給佛氏注射了嗎啡，隔天 9 月 23 日，一位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各式各樣的經典、創下許許多多的豐功偉業的時代巨人，自此進入永眠的國度。



---

<sup>33</sup> 楊庸一著，《心理分析之父—佛洛伊德》，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p. 36

<sup>34</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333

<sup>35</sup> 高宣揚著，《佛洛伊德傳》，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p. 334

## 第二節 京極夏彥其人

日本小說家京極夏彥，本名大江勝彥，1963年3月26日出生於日本北海道小樽市，其獨具風格的寫作方式與小說題材的設定令他在新本格推理小說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京極以寫小說作為本業之前，是一位頗具知名度的書籍裝禎設計師，由於日本泡沫經濟風暴的影響，使他有多餘的時間於平成6年（1994年）編撰他的第一本作品《姑獲鳥之夏》。但是在完成《姑獲鳥之夏》之後，卻發現由於其字數超過任何一個文學獎的字數限制，迫使京極決定直接前往出版社、親手將作品交給總編輯。而《姑獲鳥之夏》也透過如此不尋常的方式如願付梓，或許這個不合乎常軌的「攜帶投稿」方式觸動了當時講談社編輯，《姑獲鳥之夏》出版的隔年，講談社便設置了「梅菲斯特獎」，沒有字數、時間、題材限制，只要寄來透過編輯認可，即可獲獎，而獲獎並無獎金，但是可以確定出版並獲得版稅收入。<sup>36</sup>由一連串詭譎多變、錯綜複雜的事件與各形各色的人物所交織而成的《姑獲鳥之夏》使京極夏彥聲名大噪，之後更以《魍魎之匣》於1996年獲得第49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嗤笑伊右衛門》於1997年獲得第25屆泉鏡花文學獎、《偷窺者小平次》於2003年獲得第16屆山本周五郎獎、於2004年以《後巷說百物語》與江國香織共同獲得第130屆直木獎。2004年《姑獲鳥之夏》改編為電影，導演為實相寺昭雄、主要演員則為堤真一、永賴正敏與阿部寬等實力派演員，片中氣氛詭譎、花費極大的心血打造與原作相近的視覺效果，可說是當年日本影壇的一大盛事。而京極夏彥即便成為小說家後也沒有放棄最初的書籍裝禎設計行業，以下為京極以小說家出道後所設計的作品：<sup>37</sup>

『キッド・ピストルズの慢心』山口雅也著・講談社・1995

『ウロボロスの基礎論』竹本健治著・講談社・1995

『眼球綺譚』綾辻行人著・集英社・1995

『フリークス』綾辻行人著・光文社カッパノベルス・1996

<sup>36</sup> 獨步文化編輯部編，《迷詭—日本推理情報誌》，獨步文化，2006年，P.90

<sup>37</sup> 京極DO研究会，《京極夏彥「超」事典》，株式会社本の森出版社センター，1998年，p.71

- 『パズル崩壊』 法月綸太郎著・集英社・1996
- 『哲学者の密室 (上/下)』 笠井潔著・光文社カッパノベルス・1996
- 『赤い密室 名探偵・星影龍三全集一 (I)』
- 『青い密室 名探偵・星影龍三全集一 (II)』 鮎川哲也著・出版芸術社・1996
- 『鬼女の都 The Spirit of Kyoto』 菅浩江著・祥伝社・1996
- 『リアルタイム日本史』 明石散人著・講談社・1996
- 『セッションー綾辻行人対談集』 綾辻行人著・集英社・1996
- 『メドゥサ鏡をごらん』 井上夢人著・双葉社・1997
- 『キッド・ピストルズの冒険』 山口雅也著・創元推理文庫・1997
- 『ニューウェイヴ・ミステリ読本』 山口雅也監修・千街晶之・福井健太著・原書房  
・1997
- 『長い長い殺人』 宮部みゆき著・光文社カッパノベルス・1997
- 『視えずの魚』 明石散人著・講談社・1997
- 『ウロボロスの基礎論』 竹本健治著・講談社ノベルス・1997
- 『未明の悪夢』 研健二著・東京創元社・1997
- 『季刊 怪 KWAII』 水木しげる・荒俣宏・京極夏彦・角川書店・1997
- 『小説たけまる 増刊号』 我孫子武丸著・集英社・1997
- 『眼球綺譚』 綾辻行人著・祥伝社ノン・ノベルス・1998
- 『綾辻行人監修 YAKATA NightmareProject』 ダウンチ+じゅげむ共同編集・  
メディアファクトリー・1998